

## 故宫的书法风流⑤

范成大是陆游的好友，早在十二年前，他们就是编类太上皇帝圣政所的同事。淳熙二年(公元1175年)，范成大到四川任职，他的职务是四川制置使，是掌本路诸州军事的官员，而陆游的职务是四川制置使参议官，同时兼朝奉郎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，范成大刚好是陆游的顶头上司。

## 词翰双美的陆游：铁马冰河入梦来(三)

□祝勇

## 壹

矢志北伐  
“一身独报万国仇”

范成大曾经作为奉使金国起居郎出使金国，为改变接纳金国诏书礼仪、索求北宋诸帝陵寝之地，慷慨抗节，不畏强暴，几近被杀，最终保全气节而归，写成使金日记《揽辔录》。但他对北伐并不积极。这一方面是他像虞允文一样，明白宋孝宗的心思；另一方面，是“绍兴和议”之后，宋金力量基本达到了平衡，无论完颜亮南侵，还是宋孝宗北伐，都难以打破这种平衡，也都无法取得成功。对此，出使过金国、对金国的国情有深刻了解的范成大，应该比纸上谈兵的陆游有更深刻的认识。

范成大曾在朝廷里摸爬滚打，他深知什么事都不做才是最好的选择。范成大对北伐的态度令陆游很失望。范成大约陆游喝酒，陆游看到的景象却是“琵琶弦繁腰鼓急，盘凤舞衫香雾湿；春醪凸盏烛光摇，素月中天花影立”(《锦亭》)，南郑军营中“羽箭雕弓，忆呼鹰古垒，截虎平川，吹笳暮野归帐”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远，变得遥不可及。陆游眼里的四川，不再是厉兵秣马的战略前沿，而是一个美女簇拥、歌舞升平温暖的巢穴。陆游给范成大提意见，说：

香云不动熏笼暖，  
蜡泪成堆斗帐明。  
关陇宿兵胡未灭，  
祝公垂意在尊生。

范成大给陆游的诗(《枕上》)则写：

久病厌闻铜鼎沸，  
不眠惟望纸窗明。  
摧颓岂是功名具，  
烧药炉边过此生。

范成大病了，只能守在药炉边，听着铜鼎煮药的单调声音，孤枕难眠，等待天明。

在陆游看来，不是范成大病了，是朝廷病了，整个时代都病了。

陆游只能在他的诗里继续他的北伐事业。他能调遣的，只能是词语的大军，在韵律的高原上疾走，在平仄的险境中挺进。

他不再指望四川制置使这样的要职，不指望四川这个战略要地，他指望的，只有自己，仗剑远行，千里屠龙，像专诸荆轲那样，去“一身独报万国仇”(《剑客行》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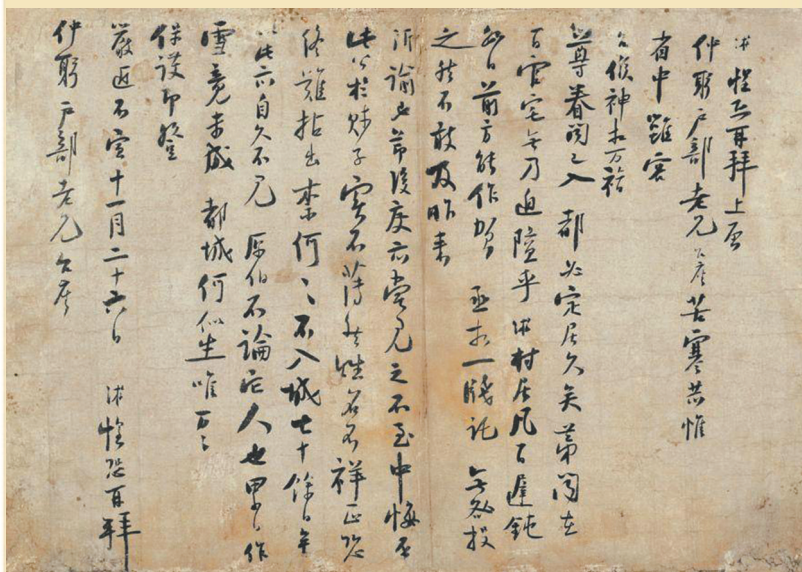
当然，这只是一个梦，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。他只能用酒，去浇灭他心里巨大的哀愁。他和范成大一起喝酒，在他们心里，那酒，不是同一种酒。

## 贰

志在恢复  
“传檄足定河南北”

陆游和范成大，都是南宋著名诗人与词人，同列南宋“中兴四大诗人”(陆游、尤袤、杨万里、范成大)，也同为南宋著名书法家，在书法史上并称“南宋四家”(虞允文、陆游、范成大、朱熹)。范成大是“北宋四家”(苏、黄、米、蔡)之一蔡襄的曾外甥，天生有着优良的书法基因。他刻苦学习苏、黄的笔法，用笔信手而挥，让诗一般的意韵在笔墨间流动，具

只有写字时他在说话，书法，就是一个人同自己说话，是世界上最美的独语。



《苦寒帖》南宋 陆游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
有一种劲挺飘逸、古雅恬淡的美学韵味。范成大的传世书法墨迹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《中流一壶帖》，是范成大的一则信札，纸本，纵31.8厘米，横42.4厘米，从“成大再拜上问”开始，一直到“再拜”二字终结，全篇率意为之，行气未断，有一种绵绵不绝的气势、一气呵成之快意。

范成大的纸本墨迹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《垂海帖》，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有《西塞渔社图卷跋》。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有南北朝画家杨子华的《北齐校书图》卷，卷末同时有陆游和范成大的跋。

相比之下，陆游的纸本书法真迹存世较多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《候问帖》《长夏帖》《苦寒帖》《拜违道义帖》《并拥寿祺帖》《怀成都十韵诗帖》等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《秋清帖》《上问帖》《野处帖》《奏记帖》等，辽宁省博物馆藏有《自书诗帖》等，还有一些重要的拓本存世，如《姑孰帖》残石旧拓本、《与明远老友书》等。

笔者最喜欢的，就是行书《怀成都十韵诗帖》。

它首先是一首诗，诗名第一字是“怀”，说明写诗时，他已不在成都，所以他在离成都很远的地方怀念成都。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先生推断，陆游写此诗，应在淳熙五年(公元1178年)秋冬之间，陆游时年五十四岁，而抄录此诗，应当是五十八岁以前。淳熙五年，陆游受孝宗召见，被任命为提举福州常平茶盐公事，陆游并没有去上任，而是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山阴。

身处江南，四川的“山川日月，历历不忘”。他记忆里的锦城(成都的别名)，有着花团锦簇的繁华——竹叶春醪、桃花骏马，也有红尘滚滚的热闹——斗鸡南市，射雉西郊。陆游心里虽然志在恢复，但成都这份热烈、洋溢的世俗生活，他并不排斥。勇士浴血沙场，不就是为了换得百姓生活的热络与安逸吗？陆游也曾经被这份世俗的欢乐所吞没，打算终老于此了，他自号放

在爱情上，他是悲剧主角，著名的《钗头凤》就是这悲剧的证明。在事业上，他的凌云壮志不断被现实磨蚀、消解，最终连这理想，都成了尴尬，成了笑话，成了执迷不悟。陆游是那个时代里的堂吉珂德，我们已经分辨不出，他的命运，到底是悲剧，还是喜剧。

当人老了，最大的困境，其实不是背弯腿瘸、眼花耳聋，而是身边不再有朋友，尤其像陆游这样的高寿者，老友次第离去，更让他陷入孤独。陆游六十九岁时(公元1193年)，范成大卒；陆游七十六岁时(公元1200年)，朱熹卒；陆游八十二岁时(公元1206年)，杨万里卒；陆游八十三岁时(公元1207年)，辛弃疾卒。他生活中最爱的人，也都先后离他而去。

陆游三十六岁时(公元1160年)，唐婉去世；陆游七十三岁时(公元1197年)，夫人王氏去世。

其实这些亡者都比陆游年轻，却都比陆游走得早，把陆游孤零零地留下，孤苦无援。没有人再和他书札往来、写诗唱和，甚至没有人可以说话，要说，也只能说“吃了吗？”“我睡得挺好”这一类似乎很重要、实际上一点儿也不重要的话。代沟是一条沟，把他与其他人隔开，是一面墙，把他囚禁起来。他心底装着的那些人、那些事、那万般的情绪，别人的心里都没有。他即使说了，别人也不明白。他只能把想说的话都藏在心底，他的心底是一个真正的暗箱，没有人知道里面都装了些什么陈芝麻烂谷子。

只有写字时他在说话，书法，就是一个人同自己说话，是世界上最美的独语。一个人心底的话，不能被听见，却能被看见，这就是书法的神奇之处。我们看到的，不应只是它表面的美，不只是它起伏顿挫的笔法，还是它们所透射出的精神与情感。

所以笔者写这本书时，不停留在书法史、艺术史的层面上，而更多地将这一件件书法作品与历史，尤其是书写者的精神史连接。

《怀成都十韵诗》就是陆游真正想说的话，那些话在他心底盘桓了很久才写下来。当他老了，回望自己的一生，最鲜明、最嘹亮、最值得写的部分，就在成都，在四川。他用二十行诗、一百四十个字涵盖了它，算作对自己一生的总结，一部简明版的回忆录。那诗，见证了陆游南宋“诗史”的地位。那书法，也写得瘦硬，写得豪纵，既渗透着苏东坡的深刻影响，又体现出他晚年的纯熟老到、奔放自如。

他的老友朱熹说“放翁老笔尤健，在今当推第一流”(《答龚仲至》)，绝不是忽悠。

陆游留在世上的最后一首诗，是《示儿》。这首诗示的，不只是陆游自家的儿，也是千秋万世无穷无尽的儿。所以这首诗，中国几乎所有的黄口小儿都会背：

死去元知万事空，  
但悲不见九州同。  
王师北定中原日，  
家祭无忘告乃翁。

什么都不需要多说了，只要在“王师北定中原日”，在给我这个老前辈烧纸时，把好消息告诉我就可以了。但是，真的会有那一天吗？

《故宫的书法风流》  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

陆游像

翁，就有点自我放逐的意思。然而，靖康之耻、恢复之志，对于陆游来说始终是过不去的坎儿，或者说他的精神底色，那些纵酒之乐、声色之欢，都会被一阵风吹去，当人群散去，当酒宴已冷，最终浮现出来、自始至终伴随他的，还是他一腔报国之情，是“王师入秦驻一月，传檄足定河南北”的那份不甘。只是写此诗时，头已白，人已老，厉兵秣马的南郑远了，繁艳动人的成都也成了一场梦，连当年一起歌、一起笑的老朋友范成大都已经作古，北窗风雨下，青灯古卷前，要找一个可以说说心里话的人，都已经不可能了。

## 叁

晚年孤苦  
“但悲不见九州同”

陆游的一生，是无比憋屈的一生。